

新刊經進詳註昌黎先生文集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八

書

與鳳翔邢尚書書

愈再拜布衣之士身居窮約不借勢於王公大人則無以成其志王公大人功業顯著不借譽於布衣之士則無以廣其名是故布衣之士雖甚賤而不諂王公大人雖甚貴而不驕其事勢相須其先後相資也今閣下爲王爪牙爲國藩垣威行如秋仁行如春戎狄棄甲而遠遁朝廷高枕而不虞是豈負大丈夫平生之志願哉豈負明天子非常之顧遇哉赫赫乎洸

況乎功業逐日以新名聲隨風而流宜乎謹呼海隅
高談之士奔走天下慕義之人使或願馳一傳或願
操一戈納君於唐虞收地於河湟然而未至乎是者
蓋亦有說云豈非待士之道未甚厚遇士之禮未甚
優請粗言其事閣下試詳而聽之夫士之來也必有
求於閣下夫以貧賤而求於富貴正其宜也閣下之
財不可以徧施於天下在擇其人之賢愚而厚薄等
級之可也假如賢者至閣下乃一見之愚者至不得
見焉則賢者莫不至而愚者日遠矣假如愚者至閣
下以千金與之賢者至亦以千金與之則愚者莫不

至而賢者曰遠矣欲求得士之道盡於此而已欲求士之賢愚在於精鑒博采之而已精鑒於已固已得其十七八矣又博采於人百無一二遺者焉若果能是道愈見天下之竹帛不足書閣下之功德天下之金石不足頌閣下之形容矣愈也布衣之士也生七歲而讀書十三而能文二十五而擢第於春官以文明於四方前古之興亡未嘗不經於心也當世之得失未嘗不留於意也常以天下之安危在邊故六月于邁來觀其師及至此都徘徊而不能去者誠悅閣下之義願少立於堦墀之際望見君子之威儀也居

十日而不敢進者誠以左右無先爲容懼閣下以衆人視之則殺身不足以滅耻徒悔恨於無窮故先此書序其所以來之意閣下其無以爲狂而以禮進退之幸甚幸甚僉拜

爲人求薦書

某聞木在山馬在肆遇之而不顧者雖日累千萬人未爲不材與下乘也及至匠石過之而不睨伯樂遇之而不顧然後知其非棟梁之材超逸之足也以某在公之宇下非一日而又辱居姻姪之後是生于匠石之園長于伯樂之廄者也於是而不得知假有見

知者千萬人亦何足云今幸賴天子每歲詔公卿大夫貢士若某等比咸得以薦聞是以冒進其說以累於執事亦不自量已然執事其知某如何哉昔人有鬻馬不售於市者知伯樂之善相也從而求之伯樂一顧價增三倍某與其事頗相類是故終始言之耳

應科目時與人書

月日愈再拜天池之濱大江之瀆曰有怪物焉蓋非常鱗凡介之品彙正儕也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于天不難也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間耳無高山大陵曠途絕險爲之關隔也然其窮涸不能自致乎水

爲獵獮之笑者蓋十八九矣如有力者哀其窮而運轉之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然是物也負其累於衆也且曰爛死於沙泥吾寧樂之若俛首帖耳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視之若無睹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今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聊試仰首一鳴號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清波乎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在命而且鳴號之者亦命也愈今者實有類於是是以忘其疎愚之罪而有是說焉問下其亦憐察之

荅劉正夫書

愈白進士劉君足下辱牋教以所不及旣荷厚賜且愧其誠然幸甚幸甚凡舉進士者於先進之門何所不往先進之於後輩苟見其至寧可以不答其意邪來者則接之舉城士大夫莫不皆然而愈不幸獨有接後輩名名之所存謗之所歸也有來問者不敢不以誠荅或問爲文宜何師必謹對曰宜師古聖賢人曰古聖賢人所爲書具存辭皆不同宜何師必謹對曰師其意不師其辭又問曰文宜易宜難必謹對曰無難易惟其是爾如是而已非固開其爲此而禁其

爲彼也夫百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注視也及覩其
異者則共觀而言之夫文豈異於是乎漢朝人莫不
能爲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爲之最然則
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若皆與世沈淳不自樹立雖
不爲當時所怪亦必無後世之傳也足下家中百物
皆賴而用也然其所珍愛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於
文豈異於是乎今後進之爲文能深探而力取之以
古聖賢人爲法者雖未必皆是要若有司馬相如太
史公劉向揚雄之徒出必自於此不自於循常之徒
也若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尚其能者能者

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有文字來誰不爲文
然其存於今者必其能者也顧常以此爲說耳愈於
足下忝同道而先進者又常從遊於賢尊給事旣辱
厚賜又安得不進其所有以爲荅也足下以爲何如
愈白

荅鄭侍御書

某月日愈頓首辱賜書周覽累日竦然增敬蹙然汗
出以慙愈於進士中粗爲知讀經書者一來應舉事
隨日生雖欲加功竟無其暇遊從之類相熟相同不
教不學悶然不見已闋日失月云以至於老所謂無

以自別於常人者每逢學士眞儒歎息踧踖愧生於
中顏變於外不復自比於人前者蒙示新注公羊春
秋又聞口授指略私心喜幸恨遭逢之晚願盡傳其
學職事羈纏未得繼請怠惰因循不能自彊此宜在
擯而不教者今反謂少知根本其辭章近古可令叙
所注書惠出非望承命反側善誘不倦斯爲多方敢
不喻所指八月益涼時得休假儻矜其拘綴不得走
請務道之傳而賜辱臨執經座下獲卒所聞是爲大
幸況近世公羊學幾絕何氏注外不見他書聖經賢
傳屏而不省要妙之義無自而尋非先生好之樂之

味於衆人之所不味務張而明之其孰能勤勤繾綣
若此之至固鄙心之所最急者如遂蒙開釋章分句
斷其心曉然直使序所注挂名經端自託不腐其又
奚辭將惟先生所以命愈再拜

答陳商書

愈白辱惠書語高而旨深三四讀尚不能通曉茫然
增愧赧又不以其淺弊無過人知識且喻以所守幸
甚愈敢不吐情實然自識其不足補吾子所須也齊
王好竽有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立王之門三年不
得入叱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軒轅

氏之律呂客罵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雖工如王不好何是所謂工於瑟而不工於求聲也今舉進士於此世求祿利行道於此世而爲文必使一世人不好得無與操瑟立齊門者比歟文雖工不利於求求不得則怒且怨不知君子必爾爲不也故區區之心每有來訪者皆有意於不肖者也略不辭讓遂盡言之惟吾子諒察愈白

與孟尚書書

愈白行官自南迴過吉州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番忻悚兼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來示云

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胷中無滯礙以爲難得因與來往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爲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子云丘之禱父矣凡君子行己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

不云乎。豈第君子求福不回傳又曰。不爲威惕。不爲利疚。假如釋氏能與人爲禍祟。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況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邪。小人邪。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脅臆作威福於其間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揚。則之墨。揚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斁。禮樂崩而夷狄橫。幾何其不爲禽獸也。故曰能言拒揚墨者。皆

聖人之徒也。揚子雲云：古者揚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揚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其經，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尚未知脩明先王之道，其后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尚皆殘闕，十亡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爲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

今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
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
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
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
也漢氏已來羣儒區區脩補百孔子瘡隨亂隨失其
危如一髮引千鈞絲絲延延竊以微滅於是時也而
唱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衆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
甚矣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
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
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

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
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其
道以從於邪也籍湜輩雖屢要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
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慙懼死罪死罪愈
再拜

荅呂鑒山人書

愈白惠書責以不能如信陵執轡者夫信陵戰國公
子欲以取士聲勢傾天下而然耳如僕者自度若世
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以吾子始自山出有朴茂
之美意恐未礪磨以世事又自周後文弊百子爲書

各自名家亂聖人之宗後生習傳雜而不貫故設問以觀吾子其已成熟乎將以爲友也其未成熟邪將以講去其非而趨是耳不如六國公子有市於道者也方令天下入仕惟以進士明經及鄉大夫之世耳其人率皆習熟時俗工於語言識形勢善候人主意故天下靡靡日入於衰壞恐不復振起務欲進足下趨死不顧利害去就之人於朝以爭救之耳非謂當今公卿間無足下輩文學知識也不得以信陵比然足下衣破衣繫麻鞋率然叩吾門吾待足下雖未盡賓主之道不可謂無意者足下行天下得此於人蓋

寡乃遂能責不足於我此真僕所汲汲求者議雖未
中節其不肯阿曲以事人者灼灼明矣方將坐足下
三浴而三熏之聽僕之所爲少安無躁愈頓首

荅渝州李使君書

乖隔年多不獲數附書狀慕仰風味未嘗敢忘便至
連辱兩書告以恩情迫切不自聊賴重序河南事跡
本末文字綢密典實可尋而推究之明萬萬無一可
疑者欽想所爲益深勤企豈以愈爲粗有知識可
語以心而告之急哉是比數愈於人而收之何幸之
大也愈雖無節槩知感激若使在形勢親狎於要路

有言可信之望雖百悔吝不敢默默卒旣無由緣進
言言之恐益累高明是以負所期待竊竊轉語於人
不見成效此愈之罪也然不敢去心期之無已以報
見待惟且遲之勿遽捐罷幸甚莊子云知其無可奈
何而安之若命者聖也傳曰君子俟命然無所補益
進其厭飫者祇增愧耳良務寬大愈再拜

荅元侍御書

九月五日愈頓首微之足下前歲辱書論甄逢父濟
識安祿山必反即詐爲暗棄去祿山反有名號又逼
致之濟死執不起卒不汚祿山父子事又論逢知讀

書刻身立行勤已取足不干州縣斤其餘以救人之急足下繇是與之交欲令逢父子名迹存諸史氏足下以抗直喜立事斥不得立朝失所不自悔喜事益堅微之乎子真安而樂之者謹詳足下所論載校之史法若濟者固當得附書今逢又能行身幸於方州大臣以標白其先人事載之天下耳目徹之天子追爵其父第四品赫然驚人逢與其父俱當得書矣濟逢父子自吾人發春秋美君子樂道人之善夫苟能樂道人之善則天下皆去惡爲善善人得其所其功實大足下與濟父子俱宜牽聯得書足下勉逢令終

始其躬而足下年尚彊嗣德有繼將大書特書屢書
不一書而已也愈旣承命又執筆以疾愈再拜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八

新刊經進詳補註昌黎先生文集卷第十一

書七首序八首

與鄭餘慶相公書

言賈孟郊事餘慶以節鎮興元軍奏郊
爲參謀郊挈其家行之興元次不號州
閩鄉累疾卒買棺以斂輿歸葬于東都
效素貧餘慶以幣如孟氏賈且遣使來
商其家事故答以此書公時爲考功郎
中副憲鄭氏兄弟謂郊之妻兄弟也余
慶爲興元尹奏郊爲參謀試大理評事
挈其妻行之興元次閩鄉暴卒元和九年
年八月葬以十月賈皆出鄭相及郊告
所往還者以其余財贍給其家云

再奉示問皆緣孟家事辭旨惻惻憂慮深遠
有以見大人君子篤於仁愛終始不倦人遺感

欵不知所喻舊與孟往還數人昨已共致百千
已來尋已至東都計供葬事外尚有餘資今裴
押衙所送二百七十九足以益業爲遺孀永久
之賴孟氏兄弟在江東鄉弟鄧郢未至先與相
識亦甚猶善所慮才幹不足任事鄭氏兄弟鄭
郊之惟配也最小者在東都固如所示不可依仗孟
晏深友太子舍人樊宗師比持服在東都今已
外除經營孟家事不啻如已前後人所與及裴
押衙所送錢物並委樊舍人主之營致生業必
能不失利宜俟孟氏兄弟到分付成事庶可靜

守無大關敗伏惟不至遠憂續具一一咨報不
宣愈再拜

與索滋相公書

唐史袁滋字德深蔡州卽山人憲宗即位拜爲相國公元和九年沂與興元尹鄭相書云孟之深支太子舍人樊宗師以持服在東都今已外除而此書云前太子舍人豈其年紹述服除後公舊於索邪然紹述未嘗爲袁客獨公和鄭相山南詩云樊子坐賓署則知樊嘗佐鄭于興元矣

伏聞賓位尚有關貞幸蒙不以常輩知遇恒不
自知愚且賤思有論萬竊見朝議卽前太子舍
人樊宗師樊澤之子宗師字紹述有墓銘在集孝友聰明家故饒

財身居長嫡悉推與諸弟

一疊諾第字

皆優贍有餘

而宗師妻子常寒露飢餓宗師怡然處之無有難色窮究經史章通句解至於陰陽軍法聲律悉皆研極原本又善爲文章辭句刻深獨追古作者爲徒不顧世俗輕重通微曉事可與一作以晤語又習於吏職識時知變非如儒生文士止有偏長退勇守專未爲宰物者所識年近五十遑遑勉勉思有所試閣下儻引而致之密加識察有少不如所言愈爲欺罔大君子便宜得棄絕之罪於門下誠不忍竒寶橫棄道側而閣下

篋櫝尚有少闕不滿之處猶足更容輒冒言之
退增汗憚謹狀

與鄂州柳公綽中丞書

公綽字寬夫京兆華原人憲宗時從鄂
岳觀察使時方討吳元濟詔發鄂岳卒
吾儒生不足知兵耶即請自行許之引
兵度江然安州驍以軍禮迎謁公綽謂
曰公所以屬鞬負弩豈非兵事耶若褫
將戎容則兩郡守尙何所據壹哉以公
曉兵吾且署職以兵法從事聽曰淮
命即以都知兵馬使中軍先鋒行營
虞候三牒授之選兵六千屬焉戒諸校都
力當行營事一臾都將聽被用恐遂盡
知家生死厚給之軍中感服日中丞爲我
家事敢不死戰故鄂岳軍每戰勦克

後公縛卒被讒爲李道古代還不預平
蔡僧夫彌固公縛斬馬榮死士正在罪

岳時而柳氏叔訓新舊傳以爲在襄陽時誤矣

淮右殘孽尚守窟巢

元濟有申光蔡三州竊環淮水之右孽庶子也

寇之師殆且十萬瞋目語難

劍士瞋目而語難一作難語莊子曰

注云勇者憤然語齊難溢也自以爲武人不肯循法度頑頑

作氣勢竊爵位自尊大者肩相磨地相屬也不

聞有一人援桴鼓誓衆而前者但月日

一作令走

馬來求賞給助寇爲聲勢而已閣下書生也詩

書禮樂是習仁義是修

左傳郤穀閨禮樂而敦詩書義之府禮樂德之

則上軍法度是束一旦去文就武鼓三軍而進

將軍也使

之陳師鞠旅親與爲辛苦慷慨感激同食下卒將二州之牧以壯士氣斬所乘馬以祭踐死之

士

踶

踶也

徒

初切

莊子曰

怒則分背相

踶溫公

賓吏請曰

圉人備之不至

良馬可惜公

曰有良

馬之自合

驚馬之性必殺之

按愈與公

緝書

踶

於鞠場

也

爭

畫為圍

圉人索其尾被蹠致

難命斬於鞠場

賓吏請曰

圉人備之不至

良馬可惜公

曰有良

馬乃在堦

岳時

叔訓舊傳皆誤也

新史承之亦

誤接公緝書

緝書

緝書

緝書

緝書

緝書

緝書

九年為襄陽長慶三年

誤接公緝書

緝書

此由天資忠孝鑿於中而大作於外動皆中於機會以取勝於當世而爲戎臣師豈常習於威暴之事而樂其戰鬪之危也哉愈誠怯弱不適於用聽於下風

莊子孔子曰

竊待於

下風

幸聞喉

垂之音

竊自增氣

誇於中朝稠人廣衆會集之中

稠多也漢書謂之稠人廣衆寵萬

下所以羞武夫之顏令議者知將國兵而爲人

之司命者

孫子兵法曰將者國之司命安危之本也

不在彼而在此

也臨敵重慎誠輕出入良用自愛以副見慕之

徒之心而果爲國立大功也幸甚幸甚不宣愈

再拜

再答柳中丞書

愈愚不能量事勢可否比常念淮右以靡弊困

頓三州之地

靡散也音糜

蚊蚋蟻蟲之聚感兇堅煦

濡飲食之惠提童子之手坐之堂上奉以爲帥

而奪之氣愚初聞時方食不覺棄匕箸起立
以爲閣下真能引孤軍單進與死寇角遂爭一
旦僥倖之利哉就令如是亦不足貴其所以服
人心在行事適機宜而風采可畏愛故也是以
前狀輒述鄙誠眷惠手翰還荅益增忻悚夫一
衆人之力耳目使所至如時雨三代用師不出
是道荀子曰仁人之兵若時雨之降莫不喜說閣下果能充其言繼
之以無倦得形便之地甲兵足用雖國家故所
失地旬歲可坐而得况此此無字小寇安足置齒
牙間勉而卒之以俟其至幸甚幸甚夫遠徵軍

士行者有羈旅離別之思居者有怨曠驅動之憂本軍有饋餉煩費之難地主多姑息形迹之患急之則怨緩之則不用命浮寄孤懸形勢銷弱又與賊不相諳委臨敵恐駭難以有功若召募土人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之驚愛護鄉里勇於自戰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謂度也詳見公論淮西事直狀矣中丞奏進取策多合上言進刑侍元和十年五月也其後討蔡不利羣目爭且罷兵獨公與度意合獻淮西事宜宰相惡之自中舍降右庶子十二年五月也十二年八月三日卒從度于蔡十三年五月執元濟以獻淮西遂平公縛則彼讒十一歲為李道古代還矣平蔡之功不與焉惜夫閻

下以爲何如儻可上聞行之一
二字有否計已與裴
中丞度相見行營事宜不惜時賜示及幸甚不宣愈再拜

荅魏博田弘正僕射書

唐史田弘正

字安道

憲宗時以

檢校工

部尚書充

魏博節度使事

見田氏廟碑工

部尚書充

魏博節度使

見田季安卒其

關能

洪正

始名興

爲魏

博節度使

田季安

卒其

年八月季安卒其

年八月季安卒其

年八月季安卒其

年八月季安卒其

年八月季安卒其

年八月季安卒其

年八月季安卒其

子懷諫

白立

委政家奴

蔣士則

衆乃推

將士獻

魏

博貝衛

澶相之

洪正因約

將士獻

魏

博貝衛

年八月季安卒其

年八月季安卒其

年八月季安卒其

年八月季安卒其

年八月季安卒其

年八月季安卒其

年八月季安卒其

年八月季安卒其

年八月季安卒其

季冬極寒伏惟僕射尊體動止萬福即日愈蒙

恩改職事不任感懼使至奉十一月十二日示

問欣慰殊深贊善十一郎行已曾附狀伏計尋上
達愈雖未獲拜識嘗承僕射眷私猥辱薦聞待
之上介事雖不允受賜實多頃者又蒙不以文
字鄙薄令譏廟碑見遇殊常荷德尤切安有書
問稍簡遂敢自疎此所與楊書記書蓋緣人闢
附狀求因閑一作間粗述下情忽奉累帛示問辭
意重疊捧讀再三但增慙悚僕射公忠賢德爲
內外所宗位望益尊謙巽滋甚謬承知遇欣荷
實深伏望照察限以官守拜奉未由無任馳戀
謹因使迴奉狀不宣謹狀

與華州李尚書書

唐史李絳字深之元和六年為相十年出為華州刺史於公為同年友一作李

實非備辭以足疾求免九年罷為禮尚十

拜相尋以足疾求免九年罷為禮尚十
年二月為華守公時以考功郎中知制

語故有宿直舍之語絳碩德大君且公
同好如其

日此一作

來不審尊體動止何似乍離闕庭伏計

倍增戀慕愈於久故游從之中伏蒙恩獎知待

最深最厚無有比者倫一作

懦弱昏塞不能奮勵

出奇少咎所遇拜辭之後竊念旬朔不即獲侍

言笑東望殞涕有兒女之感獨宿直舍

公時為中書舍

人無可告語。展轉歎歎。不能自禁。華州雖實百
郡之首。重於藩維。然閣下居之。則爲失所。愚以
謂苟慮有所及。宜密以上聞。不宜以疎外自待。
接過客俗子。絕口不掛時事。務爲崇深。以拒止
嫉妬之口。親近藥物。方書動作。步趨以致和宣。
滯爲國自愛。副鄙陋拳拳之心。幸甚。幸甚。謹奉
狀不宣。

謹狀

一作
愈再拜

荅友人論京尹不臺叅書

穆宗時李紳爲左拾遺。翰林學士。及牛僧孺輔政。懼紳居禁近。用事顧其氣剛。下易疵累。而韓愈勁直。乃以紳爲御史中丞。愈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免臺叅。

論詰性反誠訏紳

愈果不相下更持臺府故事

傳又云紳果劾愈愈以詔自解其後文

刺分然宰相以臺府不協遂罷愈爲兵

部侍郎而出紳江西觀察使紳見帝得

留愈亦復爲吏部侍郎補公長慶三

年六月自吏部侍郎改京兆尹御史大

夫時宰相惡中丞李紳欲逐之特詔公

不臺叅少激紳紳果劾奏公公以詔自

解正元十八年公爲四門博士萬紳及

疾喜等子陸係至是劾之可乎左推萬

周舉爲尚書舉後劾之崔洪薦却說爲

左丞說後劾之此紳所以示公也不然

子不見子濯孺子之事乎此事公既不

言此亦未有辯之者反謂公蹙紳以附

李逢吉獨王黃州答丁晉公書以爲曲

諭在紳公

所示情眷之至不勝悚荷臺叅實奏玄容桂觀

察使

無

帶中丞尚不臺叅京

一作京
兆尹

尹郡國

之首所管神州赤縣官帶大夫豈得却不如事

湏臺叅

唐志御史臺大夫一百官中丞二人爲之貳

一人掌糾

亦是何典

故赤令尚與中丞分道而行何况京尹聖恩以

爲然便令宣與李紳不用臺叅夫人見近事書

耳目所熟稍殊異即怪之其於

於其一作
道理有何

所傷聖君使行即是故事自古豈有定制也停

推巡

御史府有東西推左右巡緣

緣府中褊迫是實若別差人

即是妄說豈有此事小人言不可信類如此亦

在大賢斟酌而斷之流言止於智者

出荀子大略篇正

謂此耳客多不及自修報

王元之嘗答丁晋公書六謂韓吏部不當

責陽城不諫小事不當與李納爭臺叅以謂不存遠大者吾曰退之皆是也夫守道不如守官春秋之義也今不仕則已仕則舉其職舜作塗器諫告不止君豈有明于舜乎事豈有小于塗器乎蓋塞其漸也退之爲尹京兆兼御史大夫不臺叅蓋唐初制也故退之引桂管中丞得免臺叅以自解則曲在紳矣退之有出可謂當官而行何殊之有也

送陸歙州序

陸參已見哭楊兵部疑陸歙州叅詩歙音失涉切補註叅以其年四月二十八

日辛子道見李眉之陸歙州述

貞元十八年二月十八日祠部員外郎陸君出刺歙州朝廷夙夜之賢都邑游居從一作之良齋

咨涕洟

易辨卦之
嘆辭也

文齊音躡
涒音庚鼻流

咸以爲不當去歙

大州也

刺史尊官也

由郎官而往者前後相望

也當今賦出於天下

江南居十九宣使之所察

歙爲富州

宰臣之所薦聞天子之所選用其不

輕而重也較然矣

如是而齋咨涕洟以爲不當

去者陸君之道行乎

朝廷則天下望其賜刺一

州則專而不能或

或一作謂先

謂先

一州而後天下豈

吾君與吾相之心哉

於是昌黎韓愈道願留著

之心而歎其思作詩曰

我衣之美

華一作

兮我佩之光陸君之去兮誰與

鞠躬歛此大惠兮施于一州今其去兮
不爲留我作此詩歌于途道無疾其驅天子有
詔

送孟東野序

時郊為宣州溧陽尉宣州屬江南道故
序云役於江南正元十九年也公時爲
四門博士補註公此序論唐人文首稱
陳子昂而爲郊詩亦太子昂始高蹈詩
序之意一也漢四百年文章司馬相如
謂之唱唐三百年子昂爲之唱公於文
章少所推可每論漢唐必以二人爲稱
首獨文氏父子昂不直一錢何哉不過
謂其說武亦興明堂太學爲右訓傳亦
獨不見孟子陳其說於戰國歐薌元二
李杜各有傳白亦蜀人舊史以為山東
人新傳謂其生於蜀巴西白上安洲裴

長史書云是鄉人大李雲夢遂來觀焉

則白爲蜀人也明矣又有閭丘均仲子

陵亦蜀人也蓋人以文名景龍中起家

爲太常博士子陵好古學合城眉山大

晉間舉賢良方正擢太常博士久之典

默中選補乘傳過家西入榮之終司門

郎貞外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入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爲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樂也者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擇其善

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

善鳴者也

前漢志竹曰管

匏曰笙

土曰鑼

司磬曰磬

然曰瑟

日絃曰絃

柷維夫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

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

四時之相推奪

一作音同

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

王子思詩詰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言之不足故嘆之夫齊嗟氣嘆流而至於感傷其中者不能已已者英雄而不得不盡其才賢智而不得發其蘊或負惜抱纍或流寓羈窮覽事驚心無所寄意於是發為瞽詩或歌謳前人之作酒後烏烏乃至黯然出涕無足怪也李斯曰志氣不宜輕威懾文章尤忌數悲哀然而幽憂孤情蟠結抑鬱振贊退之所謂不得其平而專者其詞豈能盡和平易哉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爲言文

辭之於言又其精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

其在於唐虞咎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之一字無

以鳴臯禹以謙

禹以謙

夏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韶

以鳴韶舜

韶名樂

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啓

之子太康失其弟五

人與母侍太子東於洛水之汭怨其

是也

伊尹鳴殷周

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

襄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

莊周謂孔子受

此以生鳴而當革言而當法

傳曰天將以夫子爲

木鐸其弗信矣

一有乎論語載儀卦人之言說日

子制作法度天下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於

游說令天下

楚史

記莊子周夢人也楚莊王迎以為相

楚莊王迎以爲相

楚莊王迎以爲相

楚莊王迎以爲相

楚莊王迎以爲相

楚莊王迎以爲相

去不仕隱居著書五

篇皆寓言

國也其云也以屈原鳴

屈原楚大夫被謫

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

臧孫辰魯大夫臧文仲也前漢志

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齊到田駢鄒衍

張湛注淮南子注

尸佼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

平仲相齊景公名

名非韓諸公子使秦李斯害而殺之田子二十

篇名不害之二十篇

五

篇名

驕齊人游

稷下

号天

口駢

鄒子

四十

九

篇名

衍齊人為昭王師

居稷

下號談

天衍刀子

子

三十

篇名

校魯人秦相

商君師

之鞅死

戎逃

入

篇名

張子十

篇名

儀蘇子三

十

篇名

武事吳王闔

盧張

子十

篇名

孫子兵法八

十二

篇名

張子從橫

十

秦之興

李斯

鳴之

一篇

史記

漢之時

司馬遷

相如

楊雄最

其善鳴者也

其下

魏晉氏

鳴者不及於古

然亦未嘗絕也

就

其善鳴者

其聲清以淳

舊本云清以淳

辨

其節

數以急其辭

淫以哀其志

弛以肆其爲言也

亂

雜而無章

將天醜其德

莫之顧耶

何爲乎不鳴

其善鳴者也

唐之有天下

陳子昂蘇源明元結

李白杜甫

李觀皆以其所能鳴

皆有傳

其存

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晉魏
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從吾游者
李翹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鳴矣抑不
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耶抑將窮餓
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耶三子者
之命則懸於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
奚以悲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懌者然作
不懌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以無解之

送許郢州志雍序

志雍安陸許氏正元九年進士弟仕終
監察御史

書至是送志雍其十九年歿郢於山南

爲屬邑頓時節度山南東道德宗晚年

務姑息頓奏達無不開允公欵私諭詩
丁益急而慢於奏上公此言蓋詩所謂

之著因以箴

愈常以書自通於于公頓

頓時爲山南東道節度使治襄陽書見上

累數百言其大要也言先達之士得人而託之則道德彰而名聞流後進之士得人而託之則事業顯而爵位通下有矜乎能上有矜乎位雖恒相求而一有喜不相遇于公不以其言爲不可復書曰足下之言是也于公身居方伯之尊蓄不世之才而能與卑鄙庸陋相應答如景響是

非忠乎君而樂乎善以國家之務爲已任者乎
愈雖正不敢私其大恩抑不可不謂之知已恒矜而

誦之情已至而事不從小人之所不爲也故於

使君之行道刺史之事以爲于公贈

郢爲山南之屬郡故

序以送志雍因以贈于公

凡天下之事成於自同而敗於自

異爲刺史者恒私於其民不以實應于府爲觀察使

使者恒急於其賦不以情信乎州

唐志開元二十年分

天下爲十五道每道置按察使若使以縣一無督

督州郡乾元元年改曰觀察使置使

縣字

是刺史不安其官觀察使不得其政財已竭而
歛不休人已窮而賦愈急其不去爲盜也亦幸

矣誠使刺史不私於其民觀察使不急於其賦
刺史曰吾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惠不可以獨厚
觀察使亦曰某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歛不可以
獨急如是而政不行者未之有也其前
之言者于公既已信而行之矣今之言者其有
不信乎縣之於州猶州之於府也有以事乎上
有以臨乎下同則成異則敗者皆然也非使君
之賢其誰能從之愈於使君非燕遊一朝之好
也故其贈行不以頌而以規

送竇平從事序

寶平正元五年進士第

謹

享曰

御天

下之二十二年則正元十六年德宗以

建

中庚申即位

是歲辛巳二十二年矣

廣

州去京師萬里

寶平之於趙植岸

詞

李翔之於楊於陵皆不憚萬里而爲之

從事古之人重於知已者如此公時

居

洛故云東都交遊

貽周寶牟字也

踰甌圃而南皆百越之地於天文其次星紀其
星牽牛連山隔其陰鉅海敵一作敵其陽是維作
皆島夷卉服之民風氣之殊著自古昔通典或云南

越之君亦夏禹之後按甌越禹後少康之
庶子所封之地即南越別爲一種也故與地志之
云東南有二越其義詳矣或曰自交趾至于會雲
稽七八千里百越雜處各有種姓故不得盡云
少康之後當唐虞三代爲蠻夷之國以其類非
一種故謂之百越亦複謂之南越古謂之離題

封禹墳九州之域又非周禮職方之限至秦始

皇遣任頤文取陸梁之地遂平南越置郡此為

南海桂林象郡置南海尉以典之所謂東南一尉

也史記韋牛皆越之分野連山隔其陰鉅海敵

其陽言五嶺據其北大海在其南也海曲謂之

島嶼之夷以卉為服閩音縉甌五侯切其

地見送唐師詩

唐之有天下號令之所加無異於遠近

民俗既遷風氣亦隨雪霜時降萬役不興瀕海

之饒固加於初瀕水星出音毗賓切

是以人之於南海者

若東西州焉皇帝臨御天下二十有二年

德宗正元

十七年也詔工部侍郎趙植爲廣州刺史盡牧南海

之民唐分十五部此為嶺南道置郡守七十一縣二百九十四蓋管古南越之地治廣州

海郡署從事扶風賈平平以文辭進於其行也

一
其字有

族人殿中侍御史牟

寶羊字貽

周累佐

度府晚從昭義

盧從

史從史寔

驕半度不可諫

歸東都唐書有傳

合東都交遊之能文

昌黎韓愈嘉

憚行於遠也

又樂貽周之愛其族叔父能合文

辭以寵榮之作送竇從事少府平序

者二十有八人賦詩以贈之於是昌黎韓愈嘉
趙南海之能得人壯從事之荅於知已我字不
一作不
憚行於遠也又樂貽周之愛其族叔父能合文
辭以寵榮之作送竇從事少府平序

上巳日燕太學聽彈琴詩序

韓詩曰鄭國之俗

三月上巳於溱洧兩

水之上執蘭招魂

祓除不祥應劭風俗

執蘭招魂

祓除不祥應劭風俗

通日已者祉也邪

疾已去補介祉也

與衆樂之謂樂樂而不失其正

一作

又樂之

尤也四方無鬪爭金革之聲京師之人既庶且
豐天子念致理之艱難樂居安之閑暇肇置三
令節詔公卿群有司至于其日率厥官屬飲酒
以樂唐李泌傳德宗以前出上巳九日皆大宴集而寒食多與上巳同時欲以二月名節
自我為古若何而可及請廢正月晦以二月湖
為中和節因賜大臣戚里凡謂之裁度民間以
青囊盛百穀瓜果種相問遺子為獻生子里
饗宜春酒以祭勾芒神新豐年百官進農書以
示務本令與上巳九日為三令節中外皆賜縉
錢宴會按舊史云正元四年九月詔正月晦日
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三節日宜令文武百寮選
勝地追賞為樂五年正月詔以二月一日萬中
和節代正月晦日備三令節數作此序在貞元
壬午癸未之間公卿為四門博士云肇置三令
節謂終宗開始置爾所以同其休宣其和感其心成其文

者也三月初吉賀惟其時司業武公少儀

壇坫

儀大曆二年第於是揔太學儒官三十有六人列燕于

祭酒之堂鑪俎既陳肴羞惟時醕彝序行獻酬

有客歌風雅之古辭丘夷狄之新聲

禮明堂謂

樂曰昧南蠻之樂位曰東夷褒衣危冠愉愉如也有一

儒生魁然其形抱琴而來歷階而外坐于鑪俎

之南鼓有虞氏之南風賡之以文王宣父之操

禮記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事見孟先生詩
琴操曰拘幽操文王作將歸猗蘭龜山操並孔
子作事見琴操注關雎虞氏事見優游夷愉廣
宋語文王宣父事見史記及琴操優游夷愉廣
宋語

厚高明追三代之遺音想舞雩之詠歎

論語曾皙之言

日暮春三月春服既成衣單者之時我欲得冠
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水之上風涼於
歸舞雩之下歌詠先王之道而

若有所得也武公於是作歌詩以美之命屬官
咸作之命四門博士昌黎韓愈序之

送齊暉下第序

碑下老切按宰相世系碑齊映之弟後
終京兆府司錄參軍一作暉誤映大曆
五年碑十一年齊生之兄謂齊映
以率相妣系考之兄弟六人昭文郎
臨照珦而登科訖無暉焉抑敗名暉
或徇也若暉之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
司豈所謂公無私也哉蓋亦失之矯介

古之所謂公無私者其取捨進退無擇於親疎

遠邇惟其宜可焉其下之視上也亦唯視其舉
黜之當否不以親疎遠邇疑乎其上之人故也
故一無故字下上之人行志擇誼坦乎其無憂於下
也下之人尅已慎行確乎其無惑於上也是故
爲君不勞而爲臣甚易見一善焉可得詳而無
而舉也見一不善焉可得明而一無去也及道
之襄上下交疑於是乎舉讎舉子之事載之傳
中而稱美之謂之忠左傳晉大夫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孤其讎也
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肸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可也於是使
而矣晉侯曰赤也
午為中軍司馬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能體
善矣稱讎不為謗立子不爲比舉偏不為黨

見一善焉若親與邇不敢舉也見一不善焉若
疏與遠不敢去也衆人之所同好焉矯而黜之
乃公也衆人之所同惡焉激而舉之乃忘也於
是乎有違心之行有拂志之言有內媿之名若
是者俗所謂良有司也膚受之許不行於君巧
言之誣不起於人矣嗚呼今之君天下者不亦
勞乎爲有司者不亦難乎爲人向道者不亦勤
乎是故端居而念焉非君人者之過也則曰有
司焉則非有司之過也則曰今舉天下人焉則
非今舉天下人之過也蓋其漸有因其本有根

生於私其親成於私其身以已之不直而謂人
皆然其植之也固久其除之也實難非百年必
世不可得而化也非知命不惑不可得而改也
已矣乎其終能復古乎若高陽齊生者其起于
者乎齊生之兄爲時名相出藩子鎮一無南朝
鎮字
之碩臣皆其舊交齊映蘿州高陽人也有元二
年爲相明年爲張延賞所劾
此襄州刺史之焉桂營
江西兩觀察使唐史有傳
是連枉齊生柱五或作枉前漢朱雲論難連
云枉刺史距也
不以玄乃曰我之未至也有司豈柱枉我哉
我將利吾器而俟其時耳抱負升業東歸於家

吾觀於人有不得志則非其上者衆矣
孟子告梁惠王
詎亦莫計其身之短長也若齊生者既不得志
矣而曰我未至也不以閔於有司閔責其不亦
鮮乎哉吾用是知齊生後日誠良有司也能復
古者也公無私者也知命不惑者也

送陳密序

唐制取士有三禮科

太學生陳密請於余曰密承訓於先生今將歸
觀其親不得朝夕見願先生賜之言密將以爲
戒密來太學舉明經者累年不獲其選是弗利

於是科也今將易其業而三禮是吾

唐選舉志
三禮科

願先生之張之也密將以爲鄉榮余媿乎其言

遺之言曰

遺贈也
醉切

子之業信習矣其儀容信合

於禮矣抑吾所見者外也夫外不足以信內子

誦其文則思其義習其儀則行其道則將謂子

君子也爵祿之來也不可辭矣科寧有利不利

邪

送李處歸盤谷序

按石刻

其後跋云隴西李處隱者也不求進每韜光而自晦人世

心達清虛樂仁知於山水之間

也昌黎韓愈與名之士高處之賢

故序而送之于其文楷其義是用命工勒石于瞿谷之

在西因以旌其不朽云唐貞元十七年歲

辛巳達旦月渤海高從士跋按歐陽

縣集古錄云盤谷在孟州濟源縣正元中

磨滅其後書云昌黎韓愈知名士也當

時退之官尚未顯其道未為當世所宗

師故相云知名士然當時送愿者為不

少而獨刻此序蓋其文章已重於時以

余家集本校之或小不同疑刻石誤集

本已大行刻石乃當時物存之以為佳

大行刻石乃當時物存之以為佳

不足較其小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
叢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
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

李愿居之愿之言曰

假原之言以喻意

人之稱大丈夫

者我知之矣利澤施於人名聲昭于時坐于廟

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

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塗供給之人各執其

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俊

石本作駢

蒲前

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

而便體

便捷也

音

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

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閑居

黛綠眉飾也

音

特戴國策曰鄭之美

女粉白黛黑而立於

不知者以為神

音

妃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

大丈夫之遇知於主上

石本作

用力於當世者

之所爲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野處外高而遠望坐茂樹以終日灌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古本作所安
一作與其譽一作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樂一作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爲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塗足將進而

趙趙

趙趙行不進也上七四切又七五

其行次且

口將言

于余切易豐卦

其行次且

音涉胡下

音涉胡下

音涉胡下

音涉胡下

而囁嚅囁嚅小語也上音日涉胡下音

朱切楚辭喜囁嚅而妄作

音涉胡下

音涉胡下

音涉胡下

音涉胡下

音涉胡下

音涉胡下

音涉胡下

音涉胡下

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僥倖於萬一老死而後

止者其於爲人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

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爲之歌曰盤之中維子之

宮盤之土維子之稼周禮遂人以土宜教民稼

穡

一作可

稼而食

一作可

稼

一作可

稼

稼可

稼非

盤

非

盤

非

盤

非

上音辰羊下音余章切夷堅志云孟州濟源縣
有韓文公送李愿歸盤谷序碑元和中縣令崔
漪尉宋鞏巡警至其地洗濯視之曰此至寶也
村民愚以爲真有寶匿焉伺宋去碑之無所復
弃于道上高密人孟溫舒爲令聞之昇歸龕于
出治堂出治堂者元祐中宰傅堯俞建秦少
游依記且書之蘇文忠公嘗曰六一嘗謂
晉無文章惟淵明歸去來而已予亦謂唐無文
章惟韓退之送李愿盤谷序而已平生故效此文
獨步江左繡繪以爲工謂無文章則可唐正元
元和間作著鞏出曰無文章可乎意者獨此隱元
居之文爾然公與淵明出處不同淵明隱者也
其辭出於自然蓋所謂躬作之者正元丁七
公始三十四時方脫汴州之亂來居於洛方
來官京師鑿平中而見於外故其辭如此

新刊 經進詳補註昌黎先生文卷第十九